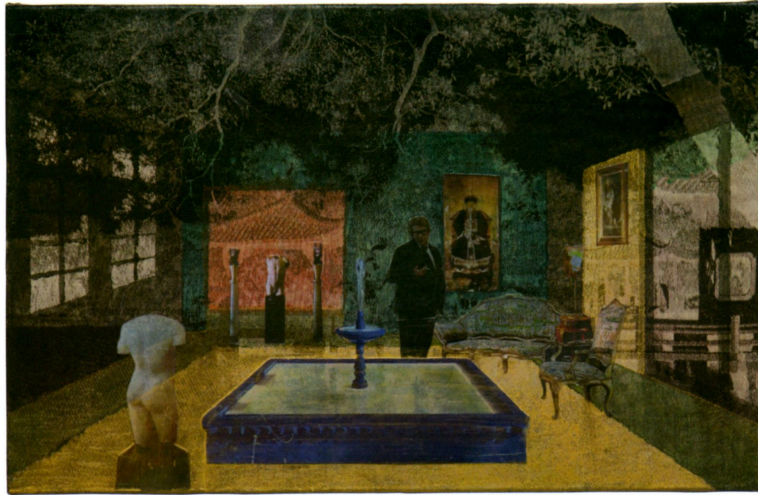


Modern Weekly, *Impossible Conversation*, text&image/ LI Qing, Lifestyle C62, August 23rd, 2014



ONE PERSON, ONE STORY



李青

IMPOSSIBLE CONVERSATION

虚构的谈话: 当圣罗兰遇见三岛

艺术家李青为《周末画报》撰写的故事并创作的画作《屏室·伊夫·圣罗兰》(2014), 想象自1963年伊夫·圣罗兰与三岛由纪夫在东京的一次会面。圣罗兰时年27岁, 三岛由纪夫38岁。这次会面被隐约提及于三岛由纪夫的小说《肉体学校》中。李青在两位创作者身上发现了许多惊人的共同点——对美的天才感受力、性取向和自毁气质; 而三岛的刚性与圣罗兰的孱弱仿佛一个寓言的两个版本。

撰文、绘画 _ 李青 编辑 _ 廖卓伟、廖凌洁

▲ 岛: 虽然我对时装并不在行, 但看得出来刚才的发布会非常成功。你应该还不到三十岁吧, 这个年纪获得这样的成功, 可以算上帝的宠儿了。

▲ YSL: 可是我觉得上帝是公平的, 宠儿也是会被宠坏的。大多数人不是真的对你好,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! 真正感人的东西太难找了, 普鲁斯特写过: “真正的天堂是你失去的那一个。” 我的天堂已经丢失在十年以前了。

▲ 三岛: 人们总是没法用世俗的成功来满足自己, 那是种证明而不是满足, 证明是用来满足别人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法把自己和别人分开, 有的时候又太难把自己和别人融合, 真是一种两难。

YSL: 您说的后者真是点到了我的痛处啊。与人融合是困难的, 甚至对别人发生兴趣都很困难, 当一个人在自我的想象中经历过多时, 我们会不时为没有更接近他人而感到遗憾。我也许是只爱自己, 但如果只是这样也就好了, 而我对自已又很苛刻, 以至于常常陷入这种别无选择的境地。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?

三岛: 作家因为所需要的真实, 所以不得不接近他人, 当然, 更重要的是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能力, 写作从某种角度讲是最自我隔绝的。作家是一个独裁者或是宿主, 人性的种种都由他而生或者寄居于他。天才嘛, 一方面妄自尊大, 一方面又总是苛求自己, 甚至为此感到恐惧。

YSL: “恐惧”这个词可能太大了, 但我的确经常忧虑。设计师虽然不需要像作家那样探寻人性, 但就像魔术师不得不留意观众的反应一样, 做这一行也不可能肆意妄为, 几年前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消失了。

三岛: 女性在你的衣服里似乎拥有了一种男人的魅力, 她们比过去的女人更加自信。你对你身边的女人是一种怎样的感情?

YSL: 我的风格的确来自于男式服装, 但我不喜欢把它当成一种声明: “我和男人平等”,

我不喜欢乔治·桑那套妇女参政权论。相反, 穿裤装的女人可以将其女性特质发挥到极致并超越它。我对女人没有欲望, 但这不妨碍我欣赏她们的魅力, 包括身体的魅力。自由和平等不是用裤子换来的, 那是一种精神状态。

三岛: 但也许你的性取向还是会成为敌手非议你的理由, 他们会说你在肉体上厌恶女人。

YSL: 那就让他们去说吧, 他们都不配做法国人, 他们不懂浪漫, 更不会替女人去梦想。

三岛: 当然, 巴黎是一个自由得不可思议的地方, 这一点比日本强, 不过过度的自由也会导致无聊, 像弗朗索瓦丝·萨冈的大众小说, 尽是些令人受不了的衰弱和空虚。谈谈你喜欢的作家吧, 普鲁斯特?

YSL: 是的, 他是最喜欢的作家, 恐怕我也是他最理想的读者了, 因为我和他一样孱弱、敏感。你会觉得他也是衰弱和空虚的一种吗?

三岛: 不, 我年少时就爱读他的《欢乐与时光》。他的写作与他的肉体是一体的, 健康的肉体是不适合他那种追忆的。拿我来讲, 我丢失青少年时代的甘美记忆的时期, 正好是我的肉体走向完全健康的那段时期。他的作品有一种残酷性, 也许吸引你的正是这种残酷性, 而你已经把这种残酷放到你的女装里去了。

YSL: 我以为那是一种温柔呢!

三岛: 你不介意我把你写成一个焦虑而纤弱的人吧? 你会成为我需要的一种象征物。

YSL: 我本来就是啊, 你可以随便写, 那只是篇小说, 不是吗?

三岛: 一言为定! ☐

李青 (b.1981) 出生于浙江湖州, 200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, 现居杭州。曾于汉雅轩画廊、托马斯艺术中心等举办个展, 参与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在内的著名艺术机构群展, 艺术创作从早期的布面油画逐渐扩展到包括装置、摄影和录像等多种媒介。

C62—MODERN WEEKLY LIFESTYLE